



联合国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2/3
22 August 199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四十八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12(a)

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
未独立国家和领土上人权和基本自由
遭受侵犯的问题

塞浦路斯的人权问题

1991年7月22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代表团给人权事务中心的普通照会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谨向人权委员会秘书处(人权事务中心)致意并附上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当局编写的情况说明,以此作为对E/CN.4/1991/84号文件所载希族塞人的指称的答复。

谨请将此照会及其附件作为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议程项目12(a)下的文件分发。

关于作为人权委员会E/CN.4/1991年/84号文件
分发的希族塞人的指称中否认其对土族塞人的
敌对行动和暴行并歪曲塞浦路斯
基本真相的说明

导 言

1. 本说明并不想表明塞浦路斯问题始于1963年希族塞人为达成希塞统一对两族“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土族塞人共同缔造者发起猛攻；或希族塞人一方由于目的未达成如今一直在集结其军事力量，对塞浦路斯土族人民采取敌对政策，旨在阻碍他们同世界各地的贸易和往来，在政治、经济和商业各领域以及旅游业和体育等方面孤立他们；或希族塞人一方为进行这些敌对行动践踏塞浦路斯土族人民的每一项人权。这些真相是众所周知和公认的。

2. 但是，本说明却想驱散塞浦路斯土族行政当局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制造的烟幕，使希族塞人长久以来对塞浦路斯的意图昭然若揭，指出何以塞浦路斯问题在其二十八年以来仍然未获解决。不管希族塞人的宣传机器如何精心地设法隐瞒真实，塞浦路斯真相都是不言自明的。希族塞人虽一直否认但不能否认的是，塞浦路斯土族人民在1974年经土耳其的合法干预摆脱了希族塞人一方以希塞统一的名义对他们的人权犯下的直接侵犯，但仍然因塞浦路斯希族行政当局的阻碍无法象外面世界那样充分享有他们的权利和自由。这就是说，希族塞人在1974年虽不能再压迫塞浦路斯境内的塞浦路斯土族人民，却在1974年之后一心一意要使他们在世界上孤立起来。

一. E/CN.4/1991/84号文件中塞浦路斯希族代表否认
两族共同缔造的“塞浦路斯共和国”是被该共和
国的希族塞人派系破坏的

3. 凡是熟悉这一问题的人都知道, 1960年塞浦路斯宪法规定塞浦路斯土族人民和塞浦路斯在政治上平等, 在行政上共同管理, 并祝他们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共同缔造者。因此1960年协议促成了一个合作制国家, 而不是象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屡次所宣称的一个塞浦路斯国。马卡里奥斯决定并策划破坏这一合作制正是因为为了一个永久的两族独立起见希塞统一被宣布为不合法之故。

4. 同样为人们所知道的是, 1963年希族塞人对这一两族共和国的土族塞人派系发起的猛攻导致后者被驱逐出政府, 因而结束了源自两族性质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合法性。结果是在“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的幌子下成了一个全希族塞人政权。自那时起, 马卡里奥斯否定了宪法中赋予我们的一切权利; 他宣告说, 这些协议和塞浦路斯宪法早已不适用; 他于是向土族塞人表示愿意给予少数人权利。实际上有意思回顾的是, 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签署促成“塞浦路斯共和国”诞生的伦敦协议和苏黎世协议后不久回到塞岛时正式表明这些协议只是达成希塞统一的一个台阶; 他在他的所有公开讲话中一再提及这是“民族目标”或“民族愿望”, 即就是他所指的希塞统一。马卡里奥斯的这一宣告实际上系基于他的民族统一主义目的, 旨在破坏“塞浦路斯共和国”。当1963年原先的共和国遭到破坏后, 马卡里奥斯便得以向安全理事会销售如此炮制的合法“塞浦路斯共和国”——“希族塞浦路斯共和国”。安全理事会基于由于希族塞人攻击无防备的塞浦路斯土族人民在塞浦路斯造成流血和紧急情况的关切并为了紧急派遣一支联合国部队到塞浦路斯防止流血, 遂于1964年3月匆匆通过了第186(1964)号决议, 在法律上和道德上均不存在的“塞浦路斯共和国”授权部署一支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这一决议在二十五年中形成为关

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其他决议的基础，因此加剧了最初加诸于塞浦路斯土族人民身上的伤害。

A. 塞浦路斯希族代表否认将土族塞人
驱逐出“政府”和“议会”

5. 尽管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了证明文件和报告明确证实所有土族塞人被逐出议会和政府编制，但塞浦路斯希族代表为了竭力掩盖塞浦路斯土族人民的人权和宪法权利遭受严重侵犯，却指称土族塞人是奉土耳其指示退出政府的。这一指称既荒谬且无根据。

6.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有关报告均一清二楚地表明土族塞人不是退出而是被驱逐出议会和政府的。

B. 联合国秘书长关于“议会”的报告

7. 1965年7月29日S/6569号文件内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第7段段文如下：“塞浦路斯土族议员请联塞部队继续进行斡旋，以便使他们能够得知议会开会时间，并为塞浦路斯土族议员安全出席这些会议作出安排。他们明确表示，如按宪法规定正式被邀请和接到通知商讨拟予审议的事宜，他们准备就所有这些问题而非只是为商议两项目前未决法案出席议会。

8. 第9段提及“……克莱里季斯先生表示，除非塞浦路斯土族议员接受已确立的条件，不然向他们提供未决法案的副本是无意义的。

9. 下列段文摘自该报告第11段：“……他(时任议会议长克莱里季斯先生表明，除非就这些事宜达成协议，否则他将不准许塞浦路斯土族议员出席议会……他后来说，他认为塞浦路斯土族议员在议会上不再具有任何法律地位。”不无讽刺意

味的是，要求塞浦路斯土族议员“同意”的问题正好是要求他们无条件放弃他们在议会上关于单独多数的宪法权利。

C. 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塞浦路斯土族公务员
复职的报告

10. 1964年9月10日S/5950号文件内的报告第108段：“联塞部队当局……几次向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希族)政府提出这一问题。关于能否重新聘任在尼科西亚的塞浦路斯土族公务员和对他们作出自1964年1月起的财务赔偿的所有谈判至今均已陷入僵局，因(塞浦路斯希族)政府认为这是与塞浦路斯问题的最后解决密切联系的一个高度政治事项。”

11. 这些报告甚至对塞浦路斯希族代表也是够清楚的，即土族塞人是从“政府和议会”被驱逐出来的。

D. 一些塞浦路斯土族法官在有些法庭的临时参与

12. 一位资深的塞浦路斯土族法官所说的下面一段话可以揭示这一问题并使塞浦路斯希族代表无法利用这一问题作为针对塞浦路斯土族人民的宣传手段：

“经高等法院中立的时任院长威尔逊先生的努力，塞浦路斯土族法官直到1966年6月2日继续出席法庭，但有一项了解，即宪法的规定将予恢复，并希望对土族的歧视将会加以防止。但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在有土族法官出席法庭的两年期间，不但宪法规定得不到恢复，还利用上述违反宪法的法律作为迫害土族人士的工具。法院成为秘密审讯庭。土族公民遭到逮捕，控以虚构的罪名——例如从事备战活动，被拒绝保释，长期被拘禁而不予审理。土族公民以从一村庄携带完全无害的信函到另一村庄的罪

名被判处重大罚款。我们可举出许多这类例子。尽管有土族法官，却在违反宪法的情形下将所有这类案子都提交希族法官处理。在另一方面，希族塞人攻击或甚至谋杀土族塞人，法院甚至不予提审。因轻罪被起诉的人却逍遥法外，或以身为国家的‘合法’部队人员为由予以从宽处理。

“身为法官，我们将永不会忘记1966年6月2日那一天我们在法院附近的检查站被阻挡。我们之中有些被阻止出席法庭，有一位设法通过的法官却在枪口威胁下从法庭逼回检查站。”

E. 关于希族塞人对塞浦路斯的动机的新近揭露

13. 最近，克莱里季斯在其标题为《塞浦路斯：我的证言》(第三卷)一书中说明“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基础是被塞浦路斯希族一方破坏的。他透露说，继1963年希族塞人对“塞浦路斯共和国”发动“第一次政变”后两族间的谈判期间，马卡里奥斯由于相信能剥夺掉土族塞人的合作地位和他们的政治平等，因此准许他以塞浦路斯希族谈判人的名义在新的合作制基础上解决这一问题。关于这一点，克莱里季斯在其书中(第276页)承认：

“希族塞人就统一国家这一用语而言是指由塞浦路斯希族多数控制国家的所有机关，对塞岛政府作出一切政治决定。换言之，希族塞人的目标是为塞浦路斯希族多数建立并取得对塞岛的经济控制权。”

14. 克莱里季斯在其书中进一步说明希族塞人破坏了共和国的存在基础并设法以武力将土族塞人的政治地位在一个希族塞浦路斯内降为一个少数民族的地位。克莱里季斯在其书中说，这一政策没有成功是“因为土族一方在接受一个少数民族地位的问题上不肯让步”(第237页)。

15. 再者，克莱里季斯透露说，“正如希族塞人念念不忘的是使塞浦路斯成为一个希族塞浦路斯国，把土族塞人视为受保护的少数民族，而土族塞人念念不忘的

是击败这一企图并维持合作制这一概念……”(第105页)。

16. 克莱里季斯长期担任希族塞浦路斯议会的议长并为塞岛南部拥有三分之一以上选民的最大政党——民主大会党的现任主席，他的这些透露充分证实，两族合作制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由于希族塞人不想让它存在，是无存在机会的。他们的其他动机也同一个合作国不相容。另一方面，土族塞人却为可行的解决办法作了一切必要的牺牲。克莱里季斯就这一点写道：“土族一方愿意接受放弃源自苏黎世协议的有些宪法权利……”(第126页)。

17. 马卡里奥斯死于1977年，他留下给其继承人基普里亚努先生的政治遗言是“不可从他为塞浦路斯迈出的这一步退回，”对马卡里奥斯而言，这一步正是“最接近达成希塞统一的一步。”1988年，瓦西利沃先生就职后给支持他的政党劳动人民进步党的书面声明是，他不会偏离民族路线。

二. 塞浦路斯希族代表否认对塞浦路斯 土族人民的暴行

18. 塞浦路斯希族代表必须决不忘记塞浦路斯希族领导人于1963年同希腊军官一起策划的《阿克里塔斯计划》。这一计划的目的是要消灭有碍于希塞统一的塞浦路斯土族人民，“在出现可能、或有或正当的外来干预之前一两天内“完成其任务。如果这不是旨在破坏“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两族合作制，否认塞浦路斯土族人民的生命权利，则是什么呢！《阿克里塔斯计划》由于塞浦路斯土族的抵抗并未能在此如此短暂的时间中达成目的。但塞浦路斯土族人民在这时期中却付出了重大的生命代价和巨大的物质损失。塞浦路斯希族代表还不如最好避而不提对塞浦路斯土族人民造成的损害，却反而完全否认希族塞人对他们犯下的暴行。这一否认相当于拒绝接受历任联合国秘书长关于这一方面的报告。希族的暴行众所周知，我们不认为有必要提及这些报告。

19. 希族塞人于1963年12月21日发动的猛攻，政治分析家描述为“血淋淋的圣诞节”。否认此事件后几个月内塞浦路斯土族人民的人权遭到前所未有的侵犯乃是虚伪的行为。土族塞人男女和儿童遭到酷刑、枪杀或被迫从自己的家园和村庄逃往大体上较安全的塞浦路斯土族村庄或地区。塞浦路斯土族人民不得不生活在飞地内，这些飞地只占塞岛领土的3%。占塞浦路斯土族人口四分之一的三万难民在103个村庄留下的财产均被希族塞人摧毁。属于土族塞人的家园、家用物品、店铺、果园和农庄被埃奥卡(主张希塞统一的塞浦路斯希族恐怖主义组织)武装分子掠夺或破坏。

20. 本说明第一节中已述及在此时期塞浦路斯土族人民的宪法权利遭受侵犯。

三. 否认剥夺对塞浦路斯土族人民的邮政服务

21. 塞浦路斯希族代表拒绝承认希族塞人自1963年起剥夺对塞浦路斯土族人民的邮政服务，并竭力争辩土族塞人一方完全出于需要并为行使其最基本的人权之一——通讯权利——而建立的邮政服务是“非法的”。为了进一步压迫塞浦路斯土族人民并为希塞统一制造必要的条件，希族塞人于1964年开始对塞浦路斯土族人民进行围困，并除其他外剥夺他们同外界的一切邮件通讯方式。这就是当时联合国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汇报的情形：“自1964年4月起，政府停止向尼科西的土族塞人区递送任何国际或国内信件或邮包”(1964年9月S/5950号文件)。到1966年底，情况仍然没有改善。当时联合国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汇报说，“在尼科西亚和莱弗卡的土族区，自1963年12月以来，约65,000人民被剥夺邮政服务(1966年12月8日S/7611号文件)。

22. 邮政封锁继续到1974年之后，这时土族塞人邮政部门为克制这一封锁才开始通过土耳其南部的一个海岸城镇梅尔辛处理外来的国际邮件。塞浦路斯希族代表

所说“土族塞人一方不准许往来自由，邮件却象当前这样可寄给土族塞人”是与事实不符的。

四. 否认剥夺塞浦路斯土族人民的往来自由

23. 事实是，1963年之后，塞浦路斯土族人民被迫移入散布在塞岛各处既小且孤立的飞地，四周为敌对的希族塞人部队所包围。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塞浦路斯土族人民的往来自由的报告也反映这些事实。这些报告述及下列情况：

- (a) “49. 不得不为经济原因往返城镇和外围村庄之间的土族塞人须受希族塞人警察的检查和搜查，对他们的人身安全鲜有信心。”(1964年6月S/5764号文件)
- (b) “108. 就出国旅行而言，土族塞人的情况在本审查期间一直没什么明显的改变。土族塞人虽可象希族塞人那样自由离开塞岛，但对从土耳其返回的土族塞人学生的禁令仍然继续加以实施……。”(1967年12月S/8286号文件)。

24. 对土族塞人往来自由的这些限制直到1974年继续以种种方式加以实施。自此以后，土族塞人在其领土上也享有了充分的往来自由。但是，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却以惯常的方式继续采用强加于北塞浦路斯的非人道禁令设法限制土族塞人的出国旅行。

25. 作为这一禁止的另一种措施是，希族塞人行政当局要彻底防止经由北部港口进入塞岛的所有第三方国民进入南部，并严厉限制第三方国民从南部前往北部。

五. 关于希族塞人一方以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
作为一个衡量标准的说明

26. 希族塞人的报告中大量提到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浦路斯的各项决议，而这些决议都是在塞浦路斯争端双方之一不在席和未听取缺席方陈述的情形下作出的，但安全理事会在其关于塞浦路斯的最近一项决议中，虽然来得迟却纠正了对塞浦路斯土族人民造成的损害。安全理事会在这最近的一项决议中就一方对另一方的地位和关系采取了正确的观点，并澄清了塞浦路斯两族会谈的基础。这说明为什么希族塞人一方欲在国内外诉诸种种消极行动一直用心回避这一会谈。

27. “一场肆无忌惮的欺骗宣传”正是希族塞人一方的用心所在，对希族塞人宣传人员而言，各个国际论坛，尤其是专门讨论人权问题的那些论坛，都是他们在塞浦路斯土族代表不在场的情形下歪曲并为政治意图利用这一问题略去1974年前这段时期大肆歪曲1974年以后这段时期的场所。

六. 塞浦路斯希族代表关于“平民的离乡背井”
和“剥夺房地产”的说法

28. 塞浦路斯希族代表提到拒绝让“希族塞人难民返回其在目前占领下地区的家园。”在北塞浦路斯无任何“占领区”这一点已多次予以说明，这在当前是一公认的事实。为帮助塞浦路斯希族代表对情况作出正确的评定，必须予以指出的是，联合国秘书长主持下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开展谈判不是因为如希族塞人的报告中所指称在塞浦路斯有“占领区”，而是为了在塞浦路斯土族人民和塞浦路斯希族人民之间建立一个新的合作制。

29. 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塞浦路斯希族代表竟然不顾联塞部队协助下执行的1975年居民交流协议，其中的要点是要完成塞岛各区两族人民的重组并使之正式

化，使处于塞岛南部飞地的全部塞浦路斯土族人民定居在塞岛北部，希族塞人定居在南部；两族领导人之间的1977年首脑协议正式接受上述方案，因此为塞浦路斯问题的两区解决铺筑了道路，但塞浦路斯希族代表却竟然坚持全部离乡背井的希族塞人都返回他们的家园，而在谈判进程中，希族塞人一方从未提出过这一点。

七. 塞浦路斯希族代表关于“土耳其定居者”的说法

30. 希族塞人把在北塞浦路斯的土耳其劳工视为“定居者”，希族塞人的这一成见系源自他们的错误意识，即其“塞浦路斯希族共和国”的主权扩及北塞浦路斯；因此指称北塞浦路斯的人口结构正在改变。

31. 让我们来看一看希族塞人为他们自己的方便如何歪曲南部的人口数字，根据1986年希族塞人提供给世界银行的人口数字，塞浦路斯的人口总数是665,000人，在1975年和1984年期间增长率为0.7%。1989年8月9日货币基金组织的内部报告(SM/89/165)显示该年的塞浦路斯人口总数为679,000人。

32. 在另一方面，1987年和1988年的希族塞人“统计摘要”显示，塞浦路斯希族人口为559,000人，年增长率分别为0.9%和1%。这显然与塞浦路斯希族人口增长率偏低和不断下降不相符。

33. 从希族塞人选民的增长率亦能观察出另一差异：1981年和1988年之间，选民增长率为2.4%。要说明这一数字或使之符合上述这些增长率是不可能的。

34. 根据1989年11月9日欧洲委员会议员大会公布的一份报告(AS/PR(41)19)，住在南部塞浦路斯的黎加嫩人数，基于“同各人道主义组织密切有关的来源”，为30,000人。

35. 在希族塞人“统计摘要”(1987-1988年)中，在南部塞浦路斯的“短期及长期移民”为10,156人，这一数字并不是南部的外国工人确切数字。

36. 上述数字明显说明希族塞人能根据他们本身的需要随意歪曲人口数字。在另一方面，令人不能理解的是，他们为何在北塞浦路斯人口问题上却小题大做。

八. 瓦罗沙

37. 希族塞人的报告中关于瓦罗沙的说法系再次基于希族塞人对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领土内这一城镇地位的错误观念。这一城镇不属于南塞浦路斯希族行政当局的管辖范围。

九. 失踪者

38. 当今，人们都认识到，希族塞人在这方面的一套说法不外乎利用这一人道主义问题，除了加剧失踪人士亲属的痛苦别无任何可图。自1974年以来失踪的1,619名希族塞人之中，根据希族塞人自己的承认，将近1,000名是在战斗中死亡的士兵；1974年事件时期战斗中死亡的近200名希族塞人却被希族塞人一方拒绝予以辨认和埋葬（尼科西亚希族塞人区时任市长勒洛斯·德梅特里阿德先生就拒绝接受他们）；1974年7月15日至20日发生的桑普森政变中有为数不少的人伤亡，用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话说，这次政变“造成相当大的生命丧失和物质破坏”。土族塞人一方有理由相信1,619人的名单中也包括政变中的受害者。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提到桑普森政变时公开表示“我们约有3,000人失踪。我怀疑其中幸存者为数有限。我们有情报显示其中大多数是残酷地被处死的。”

39. 最重要的是，在荷兰外交研究所于1990年7月14日在阿姆斯特丹举办的一次讲演会上，瓦西利沃先生在答复一个新闻记者关于这一问题的提问时说，“土耳其说这些人已死亡。我也是这样想……。”由此可见瓦西利沃先生的默认。他们是为政治理由拖延这一问题，对有关的人加剧痛苦。

40. 希族塞人的报告中在另一方面却没有提到803名土族塞人失踪，那些人都是平民，是在1963年至1974年之间失踪的，其中大多数是有目击者在场被人们所知的希族塞人警察、士兵或埃奥卡恐怖分子劫持的。(图谋希塞统一的恐怖主义组织埃奥卡首先在1950年代英国对塞岛进行殖民时代向英国人发动攻击，然后对在他们眼中被视为希腊并吞塞浦路斯的障碍的土族塞人发动攻击)。

十. 文化遗产

41. 这是遭希族塞人剥夺的另一领域。塞浦路斯土族人民从未故意或有计划地破坏从不同文化或宗教继承下来的文化遗产。担任欧洲委员会议员大会指派的实况调查组总报告员上议员范德尔·韦尔夫先生，在调查组于1989年6月21日至28日访问南北部塞浦路斯后编写的报告(Ac/cult/AA (41), 1989年7月2日)中就可找到佐证。相反的是，希族塞人一方却有意地和有计划地企图进行破坏塞岛上穆斯林土族遗产，与其根据《阿克里塔斯计划》企图摧毁塞岛上土族塞人的存在彼此配合。100多所清真寺和圣地遭到破坏，其中有些，例如在帕福斯“三月七日广场”的清真寺，均夷为平地，改为停车场。这样的例子是多不胜举的。

42. 在这问题上，上议员范德尔·韦尔夫先生在答复指称土族塞人故意破坏和摧毁塞浦路斯文化遗产时提出了十分重要的一点，即经费、技术人力和专知的缺乏影响到对北部的大量历史和建筑古迹作出必要的维护和保护。调查组报告第5.7段说：“……南部从国际社会得到大量财力支助(教科文组织、格蒂基金会等等)以进行修复工作，并同国际学术界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北方却被切断了所有这些援助来源，而必须依靠土耳其提供经费和专知”。

43. 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塞浦路斯希族代表在其报告中指称塞浦路斯土族人民通过塞浦路斯“政府”在所有方面都公平分享到国际财政援助和信贷。这无非是歪曲事实，因此为了说明真相，这一问题必须以简而有力的数字来加以澄清。希

族塞人一方在1963-1973年期间获得的援助和信贷达2.88亿美元；1974-1988年期间，这一数字增加到24.790亿美元，其中有3.073亿美元是由希腊提供的；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提供了87.6%。

44. 给予塞浦路斯土族人民的款数是，1963-1973年期间为1.841亿美元，其中1.78亿美元是土耳其提供的；1974-1988年期间为5.461亿美元，其中4.94亿美元是土耳其提供的。换言之，90.5%是由土耳其提供的。难道塞浦路斯土族人民公平分享了国际援助和信贷？请各位自己判断吧！

结 论

45. 希族塞人领导人瓦西利沃先生竟然公开地说“塞浦路斯是希腊的堡垒。希腊拥有许多岛屿，塞浦路斯是其中之一”；瓦西利沃先生还把土族塞人说成是在塞浦路斯留了400年之久的“客人”。希族塞人的政治、军事和宗教领导人几乎天天都强调塞浦路斯是希腊的。塞浦路斯土族人民是1960年共和国的平等共同缔造者，一如联合国秘书长1990年3月8日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中所强调，对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而言，塞浦路斯是一个“共同家庭”。考虑到希族塞人长久以来对塞浦路斯土族人民一成不变的仇恨，宣称希族塞人欲在同塞浦路斯土族人民合作的基础上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实际上不无讽刺意味的。他们破坏了1960年合作共和国；他们对重建新的合作制无任何动机。

46. 首先，如果“共和国”还存在，那末还要联合国秘书长作出一切斡旋和谈判是为了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在已不存在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给予塞浦路斯土族人民以少数人的权利；目的是制订一个新的宪法和建立一个新的合作制。

47. 塞浦路斯土族人民相信，要在塞浦路斯达成解决，希族塞人一方必须放弃对土族塞人的对抗态度，代之以积极的关系。诸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希族塞人对土族塞人的封锁、希族塞人的军事集结、在国际论坛上对土族塞人一方的排斥以及歪

曲问题的真实性质等起到反作用的作法都必须加以停止，不然在塞岛是不可能信赖和信任气氛的。

XX XX XX XX XX